

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
## 第十一回 潘尚書提倡公羊學 黎學士狂驢老驢文

上回正說彩雲要覲見德皇，催著雯青去辦文，知照外部。雯青自然出來與次芳商量。次芳也不便反對，就交黃翻譯辦了一角請覲的照例公文。誰知行文過去，恰因飛蝶麗躬躬不適，一直未得回文，連雯青赴俄國的日期都耽擱了。趁雯青、彩雲在德國守候沒事的時候，做書的倒抽出這點空兒，要暫時把他們擱一擱，敘敘京裡一班王公大人，提倡學界的歷史了。原來華如、唐卿、玗齋這般同鄉官，自從那日餞送雯青出洋之後，不上一年，唐卿就放了湖北學政，玗齋放了河道總督，莊壽香也從山西調升湖廣總督，蘇州有名的幾個京官也都風流雲散。就是一個潘探花八瀛先生，已升授了禮部尚書，位高德劭，與常州龔狀元平、現做吏部尚書的和甫先生，總算南朝兩老。這位潘尚書學問淵博，性情古怪，專門提倡古學，不但喜歡討論金石，尤喜講《公羊》、《春秋》的絕學，那班殿卷試帖的太史公，哪裡在他眼裡。所以華如雖然傳了鼎甲的衣鉢，沾些同鄉的親誼，又當著鄉人冷落的當兒，卻只照例請謁，不敢分親近。因此華如那時在京，很覺清靜。

那一年正是光緒四年，太后下了懿旨，宣布了皇帝大婚後親政的確期，把清漪園改建了頤和園，表示倦勤頤養，不再干政的盛意。四海臣民，同聲歡慶，國家政治，既有刷新的希望；朝野思想，漸生除舊的動機。恰又遇著戊子鄉試的年成，江南大主考，放了一位廣東南海縣的大名士，姓黎，號石農，名殿文，詞章考據，色色精通，寫得一手好北魏碑版的字體，尤精熟遼、金、元史的地理，把幾部什麼《元秘史》、長春真人《西游記》、《雙溪醉隱集》都注遍了，要算何願船、張舟齋後獨步的人物了。當日雯青在京的時候，也常常跟他在一處，講究西北地理的學問。

江南放了這個人做主考，自然把沿著揚子江如鯽的名士，一網都打盡了。蘇州卻也收著兩個。你道是誰？一個姓米，名繼曾，號筱亭；一個卻姓姜，名表，號劍雲，都列在魁卷中。當時這部闈墨出來，大家就議論紛紛，說好的道「沉博絕麗」，說壞的道「牛鬼蛇神」。華如在寓無事，也去買一部來看看，卻留心看那同鄉姜劍雲的，見上頭有什麼黜「周王魯」呢、「張三世」呢、「正三統」呢，看了半天，一句也不懂。後頭一道策文，又都是些阿薩克、闕特勤、阿摸呀、幹難呀，好象《金剛經》上的咒語一般，更不消說似無目睹了，便掩卷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如今這種文章，到底算個什麼東西？都被我們這位潘老頭兒，鬧那麼『公羊母羊』引出來的！文體不正，心術就要跟著壞了！」正獨自咕嚕著，一個管家跑進回道：「老爺派了磨勘官了，請立刻就去。」華如便叫套車。上車一直跑到磨勘處，與認得的同官招呼過了，便坐下讀卷。忽聽背後有一人說道：「這回磨勘倒要留點神，別胡粘簽子，回來粘差了，叫人笑話！」華如聽著那口音很熟，回頭看時，卻是袁尚秋，斜著眼，蹺著腿，嘴裡銜著京潮煙袋，與鄰座一個不大熟識的、彷彿是個旗人，名叫連沅，號符仙的，在那裡議論。華如本來認得尚秋，便拱手招呼。尚秋卻待理不理的，點了一點頭。華如心裡很不舒服，沒奈何，只好攤出卷子來，一本一本的看，心裡總想吹毛求疵，見得自己的細心，且要壓倒尚秋方纔那句話。

忽然看到一本，面上現出喜色，便停了看，手裡拿著簽子要粘，嘴裡不覺自言自語道：「每回我粘的簽子，人家總派我冤屈人，這個可給我粘著了，再不能說我粘錯的了。」華如一人唧噥著，不想被尚秋聽見了，便立起伸過頭來，湊著卷子道：「華如，你簽著什麼字？」華如就拿這本卷子挪過桌子，指給尚秋看道：「你看這個荒唐不荒唐？感慨的『慨』字，會寫成木字的『概』字。這個文章，一定是槍替來的，否則謬不至此！」尚秋看了不語，卻對那個鄰座笑了一笑，附耳低低說了兩句話，依然坐下。華如看見如此神情，明明是笑他，自己不信，難道這個還是我錯，他不錯嗎？心裡倒疑惑起來。停一會，尚秋忽叫著那個人道：「符仙兄，上回考差時候，有個笑話兒，你知道嗎？」指著華如道：「也就是這位華兄的貴同鄉。那日題目，是出的《說文解字》，他不曉得，聽人說是《說文》，他便找我問道：『這題目到底出在許《說文》上的呢，還是段《說文》呢？』我那時倒沒話回他，便道：『老兄且不要問，回去弄明白了《說文》是誰著的，再問吧！』」那鄰座的旗人笑道：「這人你不要笑他，他到底還曉得《說文》，總算認得兩個大字，比那一字不識、《漢書》都沒有看過，倒要派人家寫別字的強多著呢！」華如一聽此話，不禁臉上飛紅，強著冷笑道：「你們別指東說西的挖苦人。你們既講究《說文》，這部書我也曾看過，裡頭最要緊，總不外聲音意思兩樣。現在這個『概』字，意思不是嘆氣嗎？嘆氣從心裡發出，自然從心旁，難道木頭人會嘆氣的嗎？這就不通極了！你們說我沒有讀《漢書》，我看你們看的《漢書》，決然不是原版初印，上了當了！」尚秋見華如動了氣，就不敢言語了。華如接著道：「況且我們做翰林的本分，該依著字學舉隅寫，纔是遵王的道理。偏要尋這種僻字嚇人，不但心術壞了，而且故違公令，不成了悖逆嗎？」當時尚秋與那個旗人，都低著頭看卷子，由他一人發話。不一時，卷子看完，大家都出來了。尚秋因剛纔的話，怕華如芥蒂，特地走過來招呼道：「華兄，八瀛尚書那裡，你今天去嗎？」華如正收拾筆硯，聽了摸不著頭腦，忙應道：「去做什麼？」尚秋道：「八瀛尚書沒有招你嗎？今天是大家公祭何邵公喲！」華如愕然道：「何邵公是誰呀？八瀛從沒提這人。喔，我曉得了，大家知道我跟他沒有交情，所以公祭沒有我的分兒！」尚秋忍不住笑道：「何邵公不是今人，就是注《公羊》、《春秋》的漢何休呀！八瀛先生因為前幾天錢唐卿在湖北上了一個封事，請許叔重從祀聖廟，已經部議准了。八瀛先生就想著何邵公，也是一個漢朝大儒，邀著幾個同志議論此事，順便就在拱宸堂公祭一番，略伸敬仰的意思。華兄，你高興同去觀禮嗎？」華如向來對於這種事不願與聞，想回絕尚秋。轉念一想，尚書處多日未去，好象過於冷落，看看時候還早，回去沒事，落得借此通通殷勤，就答應了尚秋，一同出來，上車向著南城米市胡同而來。

到得潘府門前，見已有好幾輛大鞍車停著，門前幾棵大樹上，繫著來匹紅纓踢胸的高頭大馬，知有貴客到了。當時門上接了帖子，尚秋在前，華如在後，一同進去，領到一間很幽雅的书室。滿架圖書，卻堆得七橫八豎，桌上列著無數的商彝周鼎，古色斑斕。兩面牆上掛著幾幅橫披，題目寫著消夏六詠，都是當時名人和八瀛尚書詠著六事的七古詩：一拓銘，二讀碑，三打磚，四數錢，五洗硯，六考印，都是拿考據家的筆墨，來做的古今體詩，也是一時創格。內中李純客、葉緣常的最為詳博。正中懸個橫匾，寫著很大的「龜巢」兩個字，下邊署款卻是「成煜書」，知道是滿洲名士、國子監祭酒成伯怡寫的了。華如看著，卻不解這兩字什麼命意。尚秋是知道潘公好奇的性情，當時通候的書箋，還往往署著「龜白」兩字，當做自己的別號哩，所以倒毫不為奇。

當時尚秋、華如走進書房，見正中炕上左邊，坐著個方面大耳的長鬚老者，一手托著木錦面古書，低著頭在那裡賞鑒，遠遠望去，就有一種太平宰相的氣概，不問而知為龔和甫尚書；右邊一個胖胖兒面孔，兩絡短黑鬚子，八字分開，屈著腰，湊近龔尚書，同看那書，那人就是寫匾的伯怡先生。下面兩排椅子上，坐著兩個年紀稍輕的，右面一個蒼黑臉的，滿面酒肉氣，神情活象山西票號裡的掌櫃；左邊個卻是短短身裁，鵝蛋臉兒，脣紅齒白的美少年。這兩個人，尚秋卻不大認識。八瀛尚書正坐在主位上，手裡拿著根長旱煙袋，一面吃煙，一面同那少年說話；看見尚秋，就把煙袋往後一丟，立了起來。後面管家沒有防備，接個不牢，「拍拉」一響，倒在地上。尚書也不管，迎著尚秋道：「怎麼你和華如一塊兒來了？」尚秋不及回言，與華如上去見了龔、成兩老，又見了下面兩位。尚秋正要問姓名，華如招呼，指著那蒼黑臉的道：「這便是米筱亭兄。」又指那少年道：「這是姜劍雲，都是今科的新貴。」潘尚書接口道：「兩位都是石農的得意門生喲！」上面龔尚書也放了那本書道：「現在尚秋已到，只等石農跟純客兩個，一到就可行禮了。」伯怡道：「我聽說還有莊小燕、段扈橋哩。」八瀛道：「小燕今日會唔一個外國人，說不能來了。扈橋今日在衙門裡見著，沒有說定來，聽說他又買著一塊張黑女的碑石，整日在那裡摩挲哩，只好不等他罷！」於是大家說著，各自坐定。

尚秋正要與姜、米兩人搭話，忽見院子裡踱進兩人，一個是衣服破爛，滿面污垢，頭上一頂帽子，亮晶晶的都是烏油光，卻又戴著；一個卻衣飾鮮明，神情軒朗。走近一看，卻認得前頭是荀子珮，名春植；後頭個是黃叔蘭的兒子，名朝紀，號仲濤。那時

子珮看見尚秋開口道：「你來得好晚，公祭的儀式，我們都預備好了。」尚秋聽了，方曉得他們在對面拱宸堂裡鋪排祭壇祭品，就答道：「偏勞兩位了。」龔尚書手拿著一本書道：「剛纔伯怡議，這部北宋本《公羊春秋何氏注》，也可以陳列祭壇，你們拿去吧！」子珮接著翻閱，尚秋、華如也湊上看看，只見那書裝璜華美，澄心堂粉畫冷金箋的封面，舊宣州玉版的襯紙，上有上宋五彩蜀錦的題簽，寫著「百宋一廬所藏，北宋小字本公羊春秋何氏注」一行，下注「千里題」三字。尚秋道：「這是誰的藏本？」潘尚書道：「是我新近從琉璃廠翰文齋一個老書估叫老安的手裡買的。」子珮道：「老安的東西嗎？那價錢必然可觀了。」龔尚書道：「也不過三百金罷了。」別人聽了也還沒什麼奇，華如不覺暗暗吐舌，想這麼一本破書，肯出如此巨價，真是書呆子了。尚秋又將那書看了幾遍，裡頭有兩個圖章：一個是「蕘圃過眼」，還有一個「曾藏汪閩源家」六字。尚秋道：「既然蕘翁的藏本，怎麼又有汪氏圖印呢？」那蒼黑臉的米筱亭忙接口道：「本來蕘翁的遺書，後來都歸汪氏的。汪氏中落，又流落出來，於是經史都歸了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，子集都歸了聊城楊氏海源閣。這書或者常熟瞿氏遺失的，也未可知。我曾經在瞿氏校過書，聽瞿氏子孫說，長發亂時，曾失去舊書兩櫥哩。」劍雲道：「筱亭這話不差，就是百宋一廬最有名的孤本《竇氏聯珠集》，也從瞿氏流落出來，現在常熟趙氏了。」尚秋道：「兩位學問，真了不得！弟前日從闡墨中拜讀了大著，劍雲兄於公羊學，更為精邃，可否叨教叨教？」

劍雲道：「哪裡敢說精邃！不過兄弟常有個僻見，看著這部《春秋》，是我夫子一生經濟學問的大結果，起先夫子的學問，本來是從周的主義，所以說『郁郁乎文哉，我從周』。直到自衛返魯，他的學問卻大變了。他曉得周朝的制度，都是一班天子、諸侯、大夫定的，回護著自己，欺壓平民，於是一變而為『民為貴』的主義，要自己制禮作樂起來。所以又說『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』。改制變法，顯然可見。又著了這部《春秋》，言外見得凡做了一個人，都有干涉國家政事的權柄，不能逞著一班貴族，任意胡為的，自己先做個榜樣，褒的褒，貶的貶，儼然天子刑賞的分兒。其實這刑賞的職分，原是百姓的，從來倒置慣了。夫子就拿這部《春秋》去翻了過來罷了。孟夫子說過『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』。這句還是依著俗見說的。要照愚見說，簡直道：『《春秋》，凡民之天職也。』這纔是夫子做《春秋》的真命脈哩！當時做了這書，就傳給了小弟子公羊高。學說一布，那些天子諸侯的威權，頓時減了好些；小民之勢力，忽然增高了。天子諸侯哪裡甘心，就紛紛議論起來，所以孟子又有『知我罪我』的話。不過夫子雖有了這個學說，卻是紙上空談，不能實行。倒是現在歐洲各國，民權大張，國勢蒸蒸日上，可見夫子《春秋》的宗旨是不差的了。可惜我們中國，沒有人把我夫子的公羊學說實行出來。」尚秋聽罷咋舌道：「真是石破天驚的怪論！」筱亭笑著道：「尚秋兄，別聽他這種胡說，我看他弄了好幾年公羊學，行什麼大事業出來？也不過騙個舉人，與兄弟一樣。什麼『公羊私羊』，跟從前弄咸、同墨卷的，有何兩樣心腸？就是大公羊家漢朝董仲舒，目不窺園，圖什麼呢？也不過為著天人三策，要博取一個廷對第一罷了。」

華如聽了劍雲的話正不舒服，忽聽筱亭這論，大中下懷道：「筱亭兄的話，倒是近情著理。我看今日的典禮，只有姜、米兩公應該是祭的，真所謂知恩不忘本了。」龔和甫聽了，繃著眉不語。八瀛衝口說道：「華如，你不懂這些，你別開口罷！」回頭就向尚秋、筱亭道：「劍雲這段議論，也不是他一個人的私見。上回有一個四川名士，姓繆，號寄坪的來見，他也有這說。他說：『孔子反魯以前，是《周禮》的學問，叫做古學；反魯以後，是《王制》的學問，是今學。弟子中在前傳授的，變了古學一派；晚年傳授的，變了今學一派。六經裡頭，所以制度禮樂，有互相違背，絕然不同處。後儒牽強附會，費盡心思，不知都是古今學不分明的緣故。你想古學是純乎遵王主義，今學是全乎改制變法主義，東西背馳，哪裡合得攏來呢？』你們聽這番議論，不是與劍雲的議論，倒不謀而合的。英雄所見略同，可見這裡頭是有這麼一個道理，不盡荒唐的！」龔尚書道：「繆寄坪的著作，聽見已刻了出來。我還聽說現在廣東南海縣，有個姓唐的，名猶輝，號叫做什麼常肅，就竊取了寄坪的緒論，變本加厲，說六經全是劉歆的偽書哩！這種議論，纔算奇聞。劍雲的論《公羊》，正當的狠，也要聞而卻走，真是少見多怪了！」華如聽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暗暗挖苦他，倒弄得大大沒趣。

忽聽一陣腳步聲，幾個管家說道：「黎大人到！」就見黎公穿著半新不舊的袍褂，手捋著短鬚，搖搖擺擺進來，嚷道：「來遲了，你們別見怪呀！」看見姜、米兩人，就笑道：「你們也在這裡，我來的很巧了。」潘尚書笑道：「怎樣著，貴門生不在這裡，你就來得不巧了？」石農道：「再別提門生了。如今門生收不得了，門生愈好，老師愈沒有日子過了。」龔、潘兩尚書都一楞道：「這話怎麼講？」石農道：「我們坐了再說。」於是大家坐定。石農道：「我告訴你們，昨兒個我因注釋《元秘史》，要查一查徐星伯的《西域傳注》，家裡沒有這書，就跑到李純客那裡去借。」成伯怡道：「純客不是你的老門生嗎？」石農道：「論學問，我原不敢當老師，只是承他情，見面總叫一聲。昨天見面，也照例叫了。你道他叫了之後，接上句什麼話？」龔尚書道：「什麼話呢？」他道：「老師近來跟師母教倫的興致好不好？我當時給他蒙住了，臉上拉不下來，又不好發作，索性給他暢論一回容成之術，素女方呀，醫心方呀，胡謔了一大篇。今天有個朋友告訴我，昨天人家問他，為什麼忽然說起『敦倫』？他道：『石農一生學問，這『敦倫』一道，還算是他的專門，不給他講『敦倫』，講什麼呢？』你們想，這是什麼話？不活氣死了人！你們說這種門生還收得嗎？」說罷，就看著姜、米二人微笑。大家聽著，都大笑起來。潘尚書忽然跳起來道：「不好了，了不得了！」就連聲叫：「來！來！」大家倒愣著，不知何事。一會兒，一個管家走到潘尚書跟前，尚書正色問那管家道：「這月裡李治民李老爺的喂養費，發了沒有？」那管家笑著說：「不是李老爺的月敬嗎？前天打發人送過去了。」潘尚書道：「發了就得了。」就回過頭來，向著眾人笑道：「要遲發一步，也要來問老夫『敦倫』了！」眾人問什麼叫喂養費？龔尚書笑道：「你們怎糊塗起來？他挖苦純客是驢子罷了！」於是眾人回味，又大笑一回。正笑著，見一個管家送進一封信來。潘尚書接著一看，正是純客手札，大家都聚頭來看著。

華如今日來得本來勉強，又聽他們議論，一半不明白，一半不以為然，坐著好沒趣，知道人已到齊，快要到什麼何邵公那裡去行禮了，看見此時，大家都擁著看李純客的信，不留他神，就暗暗溜出。管家們問起，他對他們搖手，說去了就來，一直到門外上車回家。到了家中，他的夫人告訴他道：「你出門後，信局送來上海文報處一信，還有一個紙包，說是俄國來的東西，不知是誰的。」說罷，就把信並那包，一同送上去。華如拆開看了，又拆了那紙包，卻密密層層地包著，直到末層，方露出一張一尺大的西法攝影。上頭卻是兩個美麗的西洋婦人。華如夫人看了不懂，心中不免疑惑，正要問明，忽聽華如道：「倒是一件奇聞。」正是：

方看日邊德星聚，忽傳海外雁書來。  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